

# 第一章 汉代合浦政区与历史地理

## 一、汉代合浦政区

合浦一带先秦时期为百越地，在禹贡之外，未入职方，即尚未纳进夏、商、周的疆土来治理。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置南海、桂林和象郡，象郡的辖地约为当今越南中、北部至两广南境，合浦属象郡管辖。

汉初，合浦为南越国地。南越国是在秦三郡地域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王国。鼎盛时期的南越国，疆域广大，其疆域北至五岭，与长沙国形成犬牙交错的形状，东部与闽越国接壤，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南临南海，包括香港、澳门及海南岛在内，抵越南中部；西部与夜郎国交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南越国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据文献记载，南越国分封了苍梧王、西吁王和高昌侯，保留南海郡和桂林郡，取消象郡，于其地设交趾（通“趾”）、九真二郡。<sup>[1]</sup>郡下属县，尚可考者有南海郡的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浚阳和含涯，桂林郡的布山和四会，九真郡的象林，等等。番禺是南海郡的郡治，也是南越国的都城。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发掘出了南越文王赵昧的陵墓，1995年以来又陆续发现南越国宫殿、宫苑的石构水渠和曲流石渠等遗迹，证实了南越国都城的确切位置。如果象郡曾分拆为交趾和九真二郡确凿的话，那么合浦应一度属交趾郡辖，但目前尚无南越国在合浦设县的证据。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秦三郡原地分置九郡：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合浦郡、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位于今越南中北部，最南的日南郡治所西捲县，即今广治省东河市）、儋耳郡（治所在今海南省）、珠崖郡（治所在今海南省）。其中，《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管辖“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徐闻治所在今广东徐闻县一带，合浦治所在今浦北县南部，高凉和临允治所分别在今广东阳春市至新兴县一带。无考县名“朱卢”，其后谭其骧先生研究认为在今博白或玉林。<sup>[2]</sup>不过，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合浦县治所就在今合浦县城附近，而其他几个县治所的位置还需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确认。

王莽篡位时，一度改合浦郡为桓合郡，改合浦县为桓亭县。东汉承袭西汉的建制，合浦郡仍辖五县，但首县已为合浦，县名也有所变更，为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即“高凉”更改为“高凉”，“临允”更改为“临元”，“朱卢”更改为“朱崖”。

郡之上的管理机构是刺史部。两汉时期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每个区域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该区境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其管区称为刺史部。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始设交趾刺史部,治苍梧广信县,节制岭南各郡。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交趾立为州,并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将交州刺史部移治番禺县。<sup>[3]</sup>刺史部设立之时,尚属比较虚的监察区,发展到东汉后期,正式确定“州”为中央与郡、国之间的行政机构,开始向实的行政区转变。

合浦郡的辖地宽阔,跨今广东、广西两省(自治区),东抵广东省云浮市的新兴县一带,与当时的南海郡相接。仅合浦县,按现代地理度之,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钦州市的全部和防城港市的大部分、玉林市的大部分以及广东省廉江市等地。不过,合浦郡地广人稀,《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人口为15398户、78980人,至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为23121户、86617人。从目前发现的汉墓数量来看,虽然合浦一县的人口应最多、最集中,但是估计也仅有三五万之众。

至于郡治,《后汉书》指出“凡县名先书者,郡治所也”,故首县合浦为东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学术界几乎无异议。而对西汉合浦郡治,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徐闻,东汉才迁至合浦。据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修的《广东通志·郡县沿革表二》,在合浦郡下有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徐闻县、后汉徙治合浦县的表述,而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年)重修的《廉州府志》也引述“后汉移治”。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西汉时期还是东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雷坚引《水经注》《舆地纪胜》和《通典》的有关记载,认为并无徙治之说。<sup>[4]</sup>

笔者认为,《汉书》把徐闻县排在第一位,虽未明确首县即为郡治,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尚无首县不是郡治的反例,至于《水经注》无徙治的记载,出于其是以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郦)道元所长”<sup>[5]</sup>,出现内容略简或有偏差,是不难理解的。徐闻应曾一度作为合浦郡的郡治。在平定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两郡的过程中,徐闻显示了其地理位置优势,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徐闻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也很可能是与其郡治的地位有关。郡名为“合浦”,最初的郡治却放在徐闻,这种设置无疑是出于临时的考量。考古学证据显示,合浦发现不少西汉晚期的木椁墓,规模大且随葬器物丰富,而同时期徐闻的考古发现几乎为空白。因此,这一时期已从徐闻移治合浦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移治的动因,应与海路贸易的扩大、合浦社会逐步繁荣以及合浦在整个交州的地位日趋重要有关。

## 二、汉代合浦历史地理

合浦县境北部为丘陵,南部为台地和滨海平原,中部斜贯穿南流江冲积平原。最晚到全新世中后期(约距今3000年),合浦已基本形成海陆分布现状。<sup>[6]</sup>也即是说,以今合浦县城西南廉州镇望州岭至沙岗镇白沙江口一线以北的河流冲积平原—南流江平原及河旁第四纪红土为主的台地分布的情形与在汉代时的并无二致。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平原以南

的南流江三角洲及南流江的河流改道，因与合浦汉墓群、汉城址的时空关系密切，故逐一做介绍。

### (一) 南流江三角洲

南流江三角洲是由南流江流入廉州湾而形成的，为广西最大的三角洲，陆上面积约 1.5 万公顷，北界距海 10~12 千米。这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光、热、水条件非常优越，盛产稻谷、甘蔗、花生和桑蚕，是合浦县最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基地。根据三角洲沉积厚度、层序、沉积相分析和年龄测定，南流江三角洲形成于 6000 年前。<sup>[7]</sup>南流江带来的泥沙大量沉积，三角洲约以 1.6 米/年的速度向海缓慢进积到现在的位置。<sup>[8]</sup>但这一平均值很难客观反映三角洲 6000 年来的进积情况。在清代以前，南流江沿岸森林植被茂密，水土流失较少，因而三角洲的进积应不明显，碑刻及方志的记载可资佐证。如廉州府城附近的海角亭碑文中，苏东坡记述“每潮汐至，涛声滚滚，轰然可听”，表明宋代南流江口海岸线还位于今合浦县城不远处；又如清道光版《廉州府志》中的地图也清晰地显示，当时海岸线的位置在今合浦县郊的文昌塔西面。因此，排除历史上某一时期出现海进与海退等复杂的地质现象，汉代的古海岸线还是位于白沙江口—下洋—亚桥—望州岭一线附近，与三角洲的北界基本重合，距离草鞋村汉城址、合浦汉墓群仅数千米（图 1-1）。



图 1-1 南流江三角洲北界示意图<sup>[9]</sup>

### (二) 南流江河道变迁

南流江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由于河床坡降低，泥沙不断淤积，加上自然水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沟渠纵横，网状河道发育，河床宽数十米至千余米，并且河道迂回曲折，汉道较多，边滩、心滩发育。其中，最大的河流汉道为南干江，其次为南西江，再次为南东江（即今西门江）和南周江。这四条汉道河流两岸均经过了人工改造，裁弯取直，

并修筑有防海潮和洪水的堤围，在堤围内的三角洲平原均已开垦为农田。

研究显示，在距今 2000 年左右的西汉时期，南流江主河道是流经县城西侧的南东江，之后不断西迁，形成现代南流江的河道流势。南流江主河道的迁移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下游的县城廉州镇当时地势较低，至今仍保存有河流淤积而形成潟湖和河流遗迹。发展到汉代，合浦设郡县，人们在南东江沿岸台地筑城定居。至宋代宋真宗时辟廉州为对外互市之地，之后廉州又成为漕运海盐的集散地；元代置廉州市舶提举司，管理海运商船。<sup>[10]</sup>宋代廉州府治所筑的土城至今痕迹尚存，说明至宋元时期，依托南东江的现县城一带，还是重要的港口。由于南流江入海处泥沙淤积，航道梗阻，廉州镇至乾体港的港口，自明代始逐渐衰落，港阔水深的北海冠头岭一带口岸逐渐兴起。在三角洲平原上乾江南面发现有古河口沙坝存在，也说明古南流江由廉州湾入海并延续至距今 600 多年的明朝初期，自此之后，古南流江河道逐渐淤塞西迁。<sup>[11]</sup>

现代的南流江是古南流江主河道淤塞演变而成，现已被改造成为洪水期的分洪河道。古南流江主河道在河口三角洲泛滥平原东部廉州—乾江一带淤积废弃后，向西迁移至总江口—党江一带，形成南西江和南东江注入廉州湾。由于河流携带泥沙，使河床的泥沙不断淤积抬升水平面，主河道废弃继续向西迁移，从而形成今经七星岛入海的南流江主流南干江河道。

---

[1]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中华书局，1959，第 2970 页。

[2] 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

[3] 范晔：《后汉书·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第 353 页。

[4]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 99-100 页。

[5]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第 186 页。

[6]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 71 页。

[7] 莫永杰：《南流江河口动力过程与地貌发育》，《海洋通报》1988 年第 3 期。

[8] 孙和平、业治铮：《广西南流江三角洲沉积作用和沉积相》，《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87 年第 3 期。

[9] 孙和平、业治铮：《广西南流江三角洲沉积作用和沉积相》，《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87 年第 3 期。

[10] 顾裕瑞、李志俭主编《北海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 22-45 页。

[11] 黎广钊、刘敬合、方国祥：《南流江三角洲沉积特征及其环境演变》，《广西科学》1994 年第 3 期。